

一个导演的经历

畢波爾曼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837.125.1>

85212

211

(1)

一个导演的经历

(美国)H. 毕波尔曼 著

黄 鸣 野
李 庄 藩 译

H. J. Biberman
DIRECTOR'S NOTES
A Memoir

本書据作者的原稿譯出

內 容 說 明

本書作者赫伯特·畢波爾曼是美国优秀进步电影导演，他早年从事舞台工作，从1935年起就开始担任电影导演。1947年，他受到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迫害而被逐出好莱坞，以后并被投入监狱。1951年底，畢波爾曼出獄后，他和其他几位进步电影工作者在美国进步工会的支持下，开始了影片“社会中坚”的拍摄工作。这部影片是以美国鋅矿工人的罢工斗争为题材的，因而它几乎从开拍的第一天起就遭到了美国反动势力的多方迫害和攻击。反动派筹集了全部力量，使用了各种卑鄙的手段，从一切方面来阻撓这部影片的拍摄、洗印和放映。畢波爾曼作为影片的导演和制片工作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写了这本回忆录，其中生动而真实地記述了美国工人和进步电影工作者为拍摄和上映这部影片而进行的全部斗争过程。作者在这里通过各种具体的事件，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的所謂民主和自由的实质。

本書直接根据作者的原稿譯出（原書在“自由而民主”的美国是得不到出版的机会的）。

艺术出版社曾在1955年出版了电影剧本“社会中坚”的中譯本，可以作为閱讀本書时的参考。

一个导演的经历
(美国)H·畢波爾曼 著

黃鳴野 譯
李庄藩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7 · 字数 260,000字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720册 定价(8) 0.75元

統一書号：8061·218

目 次

第一卷	好萊塢	1
第二卷	美国	57
第三卷	非美的世界	131
第四卷	世界	169

第一卷 好萊塢

1

在我獲釋的前一天晚上，我的獄友們像往常一樣四散在我們的囚室周圍。有人在自己囚室里就着木架子織縫口袋。有人在走廊里靠牆坐着，或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談話。外面雨下得很大。到處可以聽到棋子打在棋盤上的聲音。我的神經很緊張。我希望我在那天晚上就無疾而終。因為我周圍的那些人都還有一年到三年的刑期。臨別致意甚至要比初來時打招呼更難于啓口。

當兩個獄友裝出一付代表團的樣子踏進我囚室來的時候，我就假裝在忙着干些什麼。

“畢波爾曼先生，你老兄在這裡一向是守口如瓶，從來沒有對我們作過什麼宣傳。這下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稍稍給我們瞞點真貨色怎麼樣？我們就是為了這個來的。”

外面的人都哄笑起來。有一個獄友伸進頭來說：“別讓他們在你這最後一個晚上找你麻煩了，他們想出你洋相，你一炸起來就給送進單人號子去啦！在那邊誰也不能一連過兩夜……睡覺去吧！”

走廊里的人都要求我講几句。于是我走到走廊上去。在我正對面的那間牢房里，坐着全監獄最有趣但又最可惡的那個傢伙。他是個出生在美國的墨西哥血統的美国人，是個販毒犯，向十幾歲的少年賣過麻醉品。這人有點小聰明，風度也好，就是胆小沉不住氣，可是誰要對他表示輕視，他就會豁出命來跟你打一架的。他正就着木框子忙於織一個設計得精緻而有趣的口袋。他連頭都沒有抬就對我說，“畢—波爾—曼，睡覺去吧！”

但是我卻開始講了。我講在我到這裡來的第一天就有一個年輕的獄友來找我。他說他是因為偷汽車才進來的。他問我是為什麼進來的。我告訴他是因為侮辱了國會，他當時听了吓了一大跳：“侮辱……國會？老天爺呀！”

我接着說了下去，有一天我同他在院子裡一起散步，他突然停下腳步說：“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在這裡倒比在外面享有更多的言論自由？”

听我講話的人都沒有笑。我接着講下去。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我说，“但是事实的确是这样。今天晚上你们要我来说几句。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嘴里说着，心里挺平静。等我出去以后，我还想这样做。我很难担保他们会不会干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这样做。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甚至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你们要知道，我很喜欢外面那个世界。我只有尽力而为才能对那个世界有些好处。我就是要去尽力而为！而就我的工作岗位来说，那就是拍电影。”

狱友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空气几乎使人感到沉重。就连下棋的人也都停下来不玩了。我又继续谈到犯罪和谁应对犯罪负责的问题。我说我认为如果一种社会制度使那么多人——那么多年轻人把犯罪看作是对生活的一种报复，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得到满足的手段，那它就是这些青年罪犯的同谋者。就因为我这样认为，所以，我相信“报复”必须是社会性的，否则就不会有结果。个人对社会进行报复，其结果无论是对个人或对社会都必然是悲惨的。这里不过是小监狱，大监狱在外面呢。一个人要不是带着一种改造社会的目的而到外面那个世界去的话，那他出了监狱还不是就像从油锅里跳进了火坑。

我讲完了这段话。大家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对面牢房里的那个贩毒犯喊出了一声，打破了沉默。

“畢波……尔……曼，你一定会再坐牢的！一定会再坐牢的！”

狱友们都恶狠狠地带着一种憎恶的神情转过头去。

“你这该死的东西，不要脸的鸦片贩子……”

“闭口，要不我就揍你这家伙……”

“你这臭杂种，你还配……”

在这一片混骂声中，他响亮而清晰地回答道：

“他贩卖的东西比我的还坏！他会再坐牢的！”

第二天早晨，我被叫到更衣室去换衣服。我打开盖尔给我送来的箱子，迅速地换上了我自己的衣服。我伸手到箱子里去找一条手绢。

“喂喂，在没出去以前，口袋里不许装东西。”警官说。

我发现箱子里有一瓶特威德花露水。

“擦一点花露水怎么样？”

“不成，在你出去以前，瓶子里的东西不能碰。”

“可是，我并不是想喝它，只是在脸上擦一点。”

“出去再说吧。”

我于是拿起我的箱子，另外一个警官在我旁边跟着走。终于走出了最后一道大门。当这扇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我们已经站在这座大楼外面的时

候，我問道：“我算是出來了嗎？”

“出來了！”

我二話沒說，就把我的箱子放在大樓的台阶上。把它打開，拿出了兩條手絹，我把一條塞在我褲子後邊的口袋裏，另外一條，我把它抖開，津津有味地把它疊好，放在我上衣的口袋裏。那個警官回頭看着我，那神氣就好像怕我要掏出一把手槍似的。我不能叫他失望，我要享受一下個人自由了。我俯下身去拿出那瓶特威德花露水，打開它，在手心裏倒了好多……我聞了聞，故意裝腔作勢地表示十分欣賞這種甜滋滋的香味。……我在臉上和脖子後面都洒了一些。然後，塞好瓶塞，蓋上箱子，動身向囚車那邊走去。我的褲子松得要掉下來了。原來我瘦了十磅。當我走到囚車跟前時，我問警官他有没有小刀。這會兒，他肯定我是瘋了。他叫我等着到了飛機場再說。他身邊沒有小刀。

在飛機場上，我跟一個很像從西部來的老人打了個招呼，問他有没有小刀。“你要在褲帶上再扎一個眼嗎？里面出來的人都這樣。”他邊說邊遞給我一把小刀。我那條皮帶厚了些，所以我多用了些力氣。刀鋒一下子就穿通了皮帶、長褲和短褲，一直扎到我的肉裏有兩分多深。

我們弄到了一點碘酒，一付綳帶，急忙給我包紮好，好上飛機。沒想到這個西部人的小刀竟成為我監禁期間最重的刑罰。他的高論是：“還是帶鈍刀有好处。”

飛機進入了那個無邊無際的監獄，在這裡，我決心要做出一些比我生平做過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的事情。我突然感到我在獄外的處境要比在獄裏更困難。現在，我是一個“前科犯”。今后的生活將會是怎樣的呢？這几个月，美國要說是發生了什麼變化……又到底是些什麼變化呢？

我所想望的那片大地正在飛機下面迅速消逝，這是獄門外的土地。天色暗下來了，我睡着了。等我醒來的時候，洛杉磯的一大片霓虹燈廣告就像鋪在地面上的一條地毯。差不多就快重返家園了！

當飛機降低準備着陸時候，我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地面的建築，想找个顯著的目标。在飛機盤旋下降的時候，我們好像是在向一群非常面熟的建築物——米高梅製片廠俯冲下去！當我面前呈現出一片死亡景象時，我抑制住了笑聲。如果飛機真的墜落在米高梅製片廠的中心，那該怎麼辦呢！我想像出一條很叫我高興的大標題：畢波爾曼在米高梅辦公大樓內死于非命。廠方拒絕就地埋葬！

製片廠啊！我還會再進一家製片廠嗎？我還會再坐在攝影機旁，導演一部……。這就要看我下面的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了！難道我過去不知道

嗎？不知道！因為在一個國家的監獄里，就同在國家的國會里一樣，不能看出一個國家的真正面貌。你不能從一個國家的兩個極端去了解它，而要从它的中心點……根據人民的覺悟和他們對那些不讓他們覺悟的人所進行的鬥爭。在監獄里的種種幻想都不能解決問題。這個國家太特殊。喏，它就在我身子下面！我在那里呆過，我得到了什麼解決問題的……？或許所有這些問題問得都很愚蠢。我在里面和外面混了幾十年，現在已經五十歲了。如果，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了解我生活在其中的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那我將怎樣去……？

飛機的輪子滑上了跑道，我總算是到家了。先別管我的那些問題……！他們都來了……，蓋爾、蔭、丹、愛德華、瑞、宋雅……。突然，我感覺到好像我是剛誕生似的……由鸚鵡把我送上了大地①。

2

回家的第一夜，微風吹過床頭，帶來了郊外空氣中的香味。從我被華盛頓的法庭判了徒刑，戴上手銬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我出獄回家為止，我始終感到胸部有一種輕微而難受的壓力。我還沒有家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在这里與其說是家庭成員之一，還不如說是一個客人。由於這種感覺，我不由得突然深深嘆了一口氣，我一想起我們“好萊塢十人”里還有八個仍被分別監禁在康涅狄克州和得克薩斯州的五個監獄內，我就感到十分難受，神經像要爆炸開來似的。他們是不是也深夜不寐，懷念着在外面的我和艾迪·狄米萃克……？我們十個人里面，八個人被判一年徒刑，只有我和艾迪是六個月，為什麼呢？這到現在還是一個謎。難道這真是司法獨立性的表現？一個法官根據已見作出了結論之後就能不考慮另外兩個法官的意見，也不去同司法部磋商？我真想有一天能把事情弄明白，但是我很懷疑會不會有那么一天。

艾迪可能早已到家了。他在兩個星期前就被釋放了。這個人在監獄里日子要比我“過得好”。他是同他妻子一起坐汽車從東部回來的。我明天一定要去找他。我們要代表那些還沒有出獄的人立刻到假釋局去請求釋放。噢，對了，我一定要問問他……他在監獄里發表了一篇什麼聲明啊。這至少是在他獲釋前一個月發表的。是一篇有點為朝鮮戰爭辯護性質的東西。它的調子跟他在華盛頓西街監獄里和我最後談話的那一次竟是那麼不同！記得那是我們進監獄的第三天，第一次被允許到院子里去走走。那天我們還沒有洗澡、刮

① 西洋人常對小孩說，嬰孩是由鸚鵡送來的。——譯者

鬍子，活像个典型的囚犯。艾迪……当时說話多热情：坐牢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每一个作家和导演都应该想办法对付这种局面。至于朝鮮战争？那是美国挑衅和發動起来的，它很快就要吃败仗！艾迪那天多有自信，多精神。別人則都很冷靜。

这是一批非常可爱的人物。是什么偶然的機會或动机促使他們聚在一起的呢？他們彼此之間都那么不同，但又都那么見多識广，都是些永不知足的飽学之士啊！但其中有八个还得坐六个月牢。独入梦乡，未免可耻——独回家園，也未免可耻。但是明天我們要开始為他們請求假釋——請求釋放了……

……每当我把“釋放”这两个字跟他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即使只在思想里），我就禁不住气愤填膺，难形于言。我作为一个十二小时之前才获得了“自由”的人，想到像他們这样的人在美国竟被囚禁起来，实在深以为耻。A·柏西，小說家兼电影剧作家、古根罕学会会员，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縱队。L·高尔，电影剧作家、电影剧作家协会負責人。小拉德納，电影剧作家，电影剧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員，1942年曾获电影艺术学院最佳剧本金像奖。J·H·勞逊，剧作家、电影剧作家、理論家兼批評家、电影剧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A·馬尔茲，剧作家、小說家、电影剧作家，1938年曾获美国最佳短篇小說奖——奧亨利奖。S·奧尔尼茲，小說家、电影剧作家、历史家。A·司考特，电影剧作家、电影制片人。D·特倫波，小說家、电影剧作家、詩人、理論家，电影剧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員、美国駐南太平洋战地特派記者。

我記得1947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柏西在好萊塢为英国下議院的一位女議員举行的欢迎会上，手里揮动着一張粉紅色的紙片向我走来。

“你也接到一張这个嗎？”

“沒有。”

“你怎么啦？怎么没把你算上呢？”

第二天，我發現我也被算上了。一張粉紅色的紙片来了。这是美国国会众議院所屬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傳票。这是向那些对委员会的目的表示不友好的人發出的十九張傳票之一。我們都很清楚，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那些委員几乎是每小时都在一手發粉紅色紙片，一手打宣傳烟幕彈的。这准是一場“好戏”。我們也知道有許多事情是不宜大吹大擂的……例如，这次对好萊塢十人的“調查”和几个星期以前杜魯門頒布的忠誠宣誓法令（該法令規定公教人員如對政府外交政策有不满者应即撤职。）之間的关系……杜魯門的这个法令和一年前丘吉尔在米苏里的福尔頓所發表的宣布冷战的演說之間的关

系……以及丘吉爾的演說和這次“調查”之間的关系等等。

大戰剛一結束，好萊塢的電影工作者和他們的觀眾一道愉快地走上了可以給他們帶來勝利果實的道路。這條道路引導他們走向更富有現實意義的題材，並充分表現美國人民在戰後渴望民主的情緒。

1947年春天，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委員與好萊塢制片人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談。委員會的人告訴制片人說，他們是找錯了人，走錯了道，弄錯了方向。委員們請他們“學乖一點”並且替他們規定好了應走道路的方位和長度。好萊塢制片人怕失去觀眾，便宣布說他們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企業，拒絕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建議”。

在1947年秋天開始的那場“好戲”說明了他們之間的“談判”並沒有結束。電影的影響力量太大了，所以決不能讓它繼續成為表現人民感情的一塊自由園地。電影應該起支配人民感情的作用，而不能被支配。觀眾應該給什麼就愛什麼；應該吸收他們“應該吸收”的東西。並且不光是從電影吸收而已！

雖然好萊塢已經準備接受“全面治療”，可是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說，這還不是委員會的最終目的。在好萊塢這只不過是一次“前哨”戰而已……並且認為是比較容易取勝的一戰。整它一下，這是一次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前哨戰，但僅僅是一次前哨戰。

絕大部分好萊塢人士都已經了解到好萊塢所遭受的威脅，並深感自危。委員會加緊施加壓力，它安插在好萊塢的一小撮特務也助起威來了。

我們這十九個接到傳票的人根據這場戲的規模來看就已經明白，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別人已經向我們提出了一次嚴重的挑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正在發動一次陰謀，企圖壓制美國人民的一切意見，如果我們這些人還重視我們人民的民主傳統的話，我們至少就決不能給這個陰謀以任何方便。

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立法根據，就跟它那企圖盤查人們的思想和信仰的行為一樣，都是違反憲法的。從這個“立法根據”看來，我們的任務並不複雜。我們必須指出，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決沒有權利叫任何一個美國人公開他個人的想法，無權強奪和塗改一個人的思想內容，無權根據他們自己對別人信仰的解釋而橫加處罰，借以恐嚇整個文化界，使之順從委員會的各種決定。在我們動身到華盛頓去受委員會的審訊之前，有七千人聚集在洛杉磯的公會堂里歡送我們，好讓我們時刻記住自己的重任。

在當時這種日有發展的熱烈氣氛里，我們並沒有想到對非美委員會發出抗議會招致蔑視國會的罪名和下獄的危險。但如果我們不去冒這個危險，那我們就不可能把非美委員“弄上”法庭。在當時，法院還沒有過問這件事情，我們還有幾分成功的希望。我們並沒有盲目出擊。

在華盛頓為我們辯護的律師中，有一位是真正關心我們的，他建議我們“援用第五補充條款”。他說，拒絕提出對我們自己不利的証詞，這樣就可以不致下監獄。可是大家都一致表示反對：

“但是，那樣我們就沒有機會指責非美委員會了。”

“我們沒把委員會告成，恐怕委員會反倒把我們給告了。”

“管他媽的！”

“喂，律師，我們到華盛頓來並不是為我們自己作辯護的，我們是為了保衛第一補充條款才來的。”

“那末，就讓我們干下去吧！”

……而現在呢，他們這幾個人還要坐六個月牢！……

……從床那邊的窗戶望出去，我們的花園已隱約可辨。接着，房子里也開始有了活動。這所房子是蓋爾用她演“安東尼的不幸”、“七重天”和“撒冷的少女”這三部影片的收入購置的。房子很寬敞，我們已經在里面住了十五年。可是它的未來呢？它的未來？昨天，在監獄里，我還只敢希望能有一所小得我可以背得勁的房子。當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出去！可是，這是昨天的想法，不是嗎？那是在我別無其他指望的時候。而今天晚上，已經不是僅僅指望的問題，而是实实在在地住在房子里了。難道我開始不知不覺地要竭盡全力來保持這所房子嗎？那我在監獄里決心要拍一部影片的想法哪里去了呢？什麼房子不房子，什麼生活水平問題，去他媽的吧！難道我竟會作出這樣一個堂皇的結論說：足以使那些把我們關入監獄的家伙感到計窮的；只是我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我們的創作責任的完成？難道我那麼快就忘掉了自己的責任？難道我可以用照顧蓋爾和孩子……說他們至少已經因為我們坐牢而受盡了連累等等借口來搪塞過去？

在我回來的那天晚上，我的孩子們是多麼高興啊。他們熱烈地擁抱我，給我吃北歐式的填鴨，里面填滿了梅干和蘋果之類的東西。我一面大口大口地喝紅葡萄酒，一面接受他們的熱吻，回答他們的問題。我真還會把床鋪得很像樣嗎？一吃完飯，我就得去試試看！我真還能舉重一百多磅嗎？過會兒得去試試我那塊被監獄里的搬運勞役鍛煉得很結實的肌肉；孩子們按了按我的肌肉，果然很硬，都高興得叫起來了。蓋爾坐在一邊，永遠是那麼自然、端莊；她的體態、聲音，多麼沉着、平靜！不一會，孩子們都睡着了，只剩下我們兩個人在一起了。我們互相凝望着，傾談着，絲毫沒有故作多情的地方。二十年的夫妻了，彼此充滿了信任。我們之間的親密感情絕不是由于性

的誘惑所能產生的。我們一向以此而自豪，希望能這樣繼續下去。她默然無語，似乎在問我：“親愛的，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尖厲的風聲（她常稱它為清晨的“寒意”）掩沒了她那平靜、柔弱的呼吸聲。一切如在夢中，多麼寧靜……多麼幸福……這個美國家庭破鏡重圓了！不再打官司了，不再發表演說了，不再辯論也不再爭吵了。徒刑已經滿期了。跳上了飛機，受到了可愛的家人們的熱烈歡迎，坐上了漂亮的汽車，舒舒服服地回到了可愛的家園，吃鴨子，喝紅葡萄酒……過去的一切似乎都結了，忘懷了。當初是為了什麼才坐的牢呢？為了人權法案？可是這兒的生活看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禍害啊。別人大抵也都會跟我和好如初，把坐牢那段事情當作一次很有意思的玩笑，一次精采表演或一種高雅的魯莽，而警覺過去；誰都會把坐牢看作一件無所謂的小事。十個人上了黑名單——算得了什麼。

可是當我剛入獄時蓋爾在信里告訴我的那些話，現在怎麼樣了呢？她說電影企業里的那些著名劇作家和導演都堅決認為，既然我們已經對社會償清了“債務”，就必須讓我們再回到制片廠去工作。我們被起訴是在三年以前，在這三年里還沒有過另一次“調查”。我們曾預言調查活動將會遍及全國，但預言竟然沒有實現。是不是每個人都已經感到安全？有了勇氣？我對此頗表懷疑。

我記得，當外間謠傳我們就要被制片廠解雇的時候，正是我們認為戰勝了非美活動委員會而勝利歸來的幾個星期以後。蓋爾告訴我，曾堅決認為應該讓我們回原來工作崗位的那幾個人，竟來要求我們說，如果我們中間有人是共產黨員的話，最好就“坦白”吧。好讓制片廠解雇我們！好讓非美委員會放過制片廠！委員會多少要搞到一些名堂啊！就只要一些就可以了！我們被開除以後（即使只是很少幾個人），他們也會看到，我們也能想法活下去的。我們不會餓死的！

這幾個人1947年10月曾經是多麼英勇果斷，才過幾個月竟那麼快就畏縮不前了。他們為組織保衛第一補充條款委員會，化過不少力氣。他們有過許多幻想和創造，也激動過。但在十二月我們被解雇的時候，他們的委員會也解散了。他們來找過我們，要求我們也解散——即取消鬥爭。他們曾經是勇敢、善良和有才智的人。可是，曾幾何時，第一補充條款竟不再是激勵人心的動力，而成為一根足以致人死命、毀壞畢生事業的電綫。全國還沒有團結起來，讓我們正視這個現實吧！監獄是個很不安全的地方。憲法權利固然重要，他們這些人固然決不願意失去這些權利，但是，要他們為之而畢生進行鬥爭却也辦不到，在這種時候，當然更不可能……真是遺憾！

三年後，我們真的被投入了監獄，他們那時又憤怒起來了，表明自己還

是有一种足为表率、出于本能的高尚人性的。但不久事实証明这种高尚情感又是不可能持久的，——至于終生保持……真是遺憾得很！

我的几个亲近的朋友到我家来看我，表示欢迎我出獄；在吃飯的时候，大家都陰沉沉地一言不發，誰也沒有提起那几个人。他們說法西斯主义正在逼近我們的民主的美国。一切都完了。他們关切地問我今后打算干些什么。我不好意思說我要拍一部影片。法西斯主义正在向我們猖狂进攻的时候，我还想拍片子？別人該認為我是坐牢把头脑坐簡單了，以为我是消息太不灵了吧。我甚至对盖尔也沒有提过。那倒不是因为……只是因为……

我突然感到非常寂寞孤独，比我在獄里感到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厉害。在獄里的时候，非常容易产生一些富有詩意的想法，想到历史，想到命运。但我現在出獄了，詩意的想法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是个明爭暗斗，比監獄还可怕的世界。这是个大时代，大監獄，記得嗎？好吧，那就給它灌輸点詩意的东西吧！

不过这个大監獄給我的印象是太深了——那么辽闊，那么忙乱，又那么糊塗，不知道危机已經四伏。我們在監獄里的时候，我們这个美国曾一度变得很繁荣。它干了一次規模很大的“小”战争。戰場远到讓人感到虛無飄渺。但实际上战争却又近在眼前，具体可見，以至于在这个新的、團結一致的、繁荣的、威力無穷的……美国里，出現了好些發財的，爱国的和悄悄投降的，真是一个非美的天堂！

天色开始矍矍發白——我終於进入了夢乡。

3

“当然好啦，来吧。”于是，盖尔和我就去了，看到了艾迪·狄米奉克和他的妻子珍妮以及他們才滿周岁的孩子。开头，我們只是平平常常地就像獄里的犯人那样閑扯了一陣子。然后談到他这次橫貫全国的旅行，他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最后才談到要替那八个还没出獄的人給假釋局写信的事情。他很坦白地認為，这样做是一点好处都沒有的，不过我如果願意写的話，他也可以署个名字。然后，盖尔說我們計劃去賞雪，帶了孩子到那兒去住上几天，問他們願不願意同我們一起去？他們也表示願意參加。于是我們便打算一起走。一会儿，盖尔同珍妮上楼安置孩子睡覺去了。我这才問起他在獄里發表声明的事情。他回答說他要繼續去工作，因为他現在窮得一个子兒都沒有了，他要去作他会做的事情。会不会再發表这类的声明呢？他說不啦，除非我們攻击他。“我們”？除了他和我，还都在監獄里呢。而我現在是同他在——

起。我是決不會發表他那樣的聲明的。他說那是代表他個人，不會損害到別人，他完全有權利發表自己希望發表的聲明。

“赫伯特，我並沒有變。但是我現在要去工作。”

“好啊，”我說。我開始大膽地向他講述我在獄里就想好的計劃——要辦一個獨立制片公司……“這是唯一可能的回擊方法。”

“我的意思是說回到制片廠里去工作，”他說。

“回廠里去？”

“我希望這樣。”

在我寫信給假釋局的時候，我揣摸了一下狄米萃克當前的思想情況。他的少年時代很不幸，生活困苦，家庭關係也很不好。所以，他很小就開始在一家大制片廠里當信差。由於他工作勤勉，制片廠經理便注意到了他，並幫助他進了學校。等到他畢業後重回制片廠時，他就竭力爭取作一個導演。他導演了許多部普通影片以後，拍出了一部非常受歡迎的影片“希特勒的子孫”。在此後的短短幾年內，他導演了許多部重要的影片，賺了不少錢。他在大戰期間和戰爭剛剛結束後的幾年里所接制的都是很出色的反法西斯影片，例如“柔弱的同志”、“在初升的太陽後面”、“回到巴丹去”和“十字架的火光”等等。他這種反法西斯精神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戰鬥手段。他的生活里面也貫徹著這種精神。他擔任過電影導演協會的理事，是該會的一個勇猛的戰士。他支持過當時各制片廠工人的每一次民主鬥爭，曾激烈地反對種族主義的思想和行為，他對民主鬥爭無限同情，而且在金錢和精力上都十分慷慨，樂於幫助。有過這樣一個時候，狄米萃克不僅要求金錢和事業上的成功，並且要求有一個高尚的美國。

現在，他“並沒有變”，但是，他却要去工作。是不是他已經在金錢跟高尚的美國這兩者之間作了某種抉擇？但是這決不會是毫無原因，突如其來的。變化的過程是可以捉摸到的。變化的根源在於有許多影響在他身上起着相互作用。是不是主要因為怕窮才半途而廢的呢？

艾迪回憶過去的時候，顯得很愛說話，很熱情，但是毫不激動，並且顯得有點退縮。是不是感到孤獨？恐懼？為了尋求答案，我就竭力搜索回憶，想起了我們從華盛頓受訊回來的次日晚上參加的電影導演協會的一次會議。那天晚上，我們的導演同行都擁到我們這邊來了。

其中有這樣一個導演：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導演協會最初開籌備會議的時候。我早就是理事會里的一個成員，在那次籌備會議（即西席·地密爾曾發言要求我們不要組織這個協會的那一次）結束後，這個很特別的導演曾經這樣告訴我說：“小伙子，你簡直是在浪費時間。你休想把這群野人組織起

来。从前試过，还不是白费勁。你以后只要把你的协会交給制片人來管就行啦。”

但是导演协会终于成立了。在1947年的那个很不平常的晚上，它不顧西席·地密尔之流的攻訐，举行了一次組織得特別好的會議。这位曾經預言导演协会决不可能組織起来的导演站起来發言，極其囂張地要求把我們这些人开除出會，不許發言。如果当时不立刻作出决定，他就要退出會場。結果他的要求遭到了否決，于是他离开會場十分鐘。

會議結束後，我在走廊里碰到他。我怕他難堪，就故意把眼光轉向別處。可是他倒很泰然。他快步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后背，以一种非常誠懇的声調說：“別發愁，老兄，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他那种輕松而浮夸的样子使我猛然醒悟，对于这种生意經的人來說，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飯。对他來說，这天晚上是一个机会，可以乘此販賣一下他的狂熱的“愛國主义”，更明确地表示一下他那支持老板的立場。反正我的协会已經有人管束，就算他不能把我怎么样，他自己多少会因而沾些好处。他們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只要情况一有变化，他媽的……他就会很快地倒向另外一边去！我一定要看清这一点。注意，这种人就像骰子一样乱轉，朝夕万变。“不过咱們自己不妨明說，我認爲他們簡直就把你們当作一群黑仔子看待。我好久以前就警告过你，这些人是一群野蛮人。可是你非要自討苦吃！你就跟那个演員一样，他的名字是什么來着……就是在百老匯一出戲里扮演林肯的那个人……他总是大搖大擺地戴了一頂高帽子，圍了条圍巾，手插在背心里……有一天他走过兰姆俱樂部的时候，有一个人看着他說：‘他非要換一槍才甘心。’來來，我請你喝一杯。”……真是反復無常！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那天在旅館對街的一个停車場上，我同艾迪一直散步到半夜四點鐘。他厭惡这些人，簡直到了要作嘔的程度。他找不出适当的字眼來表达他對人的深感厭惡的情緒，跟他一起為建立导演协会而工作了那么久的人，竟能……。殘忍、丑惡、兽性。那天晚上他們竟把西席·地密尔选进了理事会！地密尔这个人过去會要求我們不要組織协会，要我們記住我們是紳士不是工人，制片人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是藝術家，組織起來以後，藝術家的靈魂就會遭到破滅……。他竟受到了贊揚，而且被拥上到領導地位……。曾經反對組織协会的山姆·伍德向来反對协会，理事会每次开会，他就拿了一卷報紙闖進來，把它当作棒子似地敲打着靠近他的家具，嘴里罵着羅斯福，說什麼“白宮的那個癩子”等等。像这种人竟也被选进理事会來了……。而那些高尚的導演們又怎么样呢，他們整个晚上都是袖手旁觀地坐在那里，忍气吞声地看着那些家伙作威作福，一再压抑着他們自己的良心，

听任别人摆布，任憑他們所敬愛的、最亲密的朋友受人侮辱和誹謗……。这样看来，还有什么事或什么人可以值得人尊敬呢？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他感到羞耻，恨不得逃入森林，躲起来，……不要看見卑鄙無耻的人类！

我百般劝解，要他打消这种可以理解的情世嫉俗的情緒，但他把我的話当作天真之談，根本不听。然后，他像在發什么聖誓似地說：“我这一世再也不尊敬人了。”

靜默了一会，我說：“艾迪……連你自己……也不……？”

难道狄米萃克的痛苦是在于既想信任人而又非常担心那些互相吞食的畜生該不該值得信任！难道这就是根本的矛盾所在？去賞雪的时候我們一定要長談一次。我們正好要一起走，真不錯。第二天早晨，他在給假釋局的那封信上簽了名。可是，傍晚的时候，珍妮給盖尔來電話說他們的孩子感冒了。他們不能同我們一起去了。他們感到很寂寞。等我們一回來，他們就会来看我們。

我們賞雪回来的那一天，忽然有一个跟我只有一面之交的人給我打電話。这个思想很保守的家伙很喜欢园艺，喜欢到似乎任何其他事情都不再可能引起他的兴趣的程度，他在電話里問我是否可以来看看我。那天晚上，他心慌意乱地跑了來，簡直都說不出話來。可是，等話匣一打開，就說个沒完。他說那天下午他到一个制片人的辦公室去了，他看見制片人手里有一份狄米萃克寫給联邦調查局的報告書的抄件。報告書的內容主要是关于我。狄米萃克是一个告密者。說完后，他停了一下。然后就又跳了起來說：“發表点意見啊！別坐着不動啊！会不会还有什么更卑鄙的出賣勾當呢？人是畜生，不值得信任，不值得愛，比动物还低一等，幸亏我对人一直抱有戒心。甚至对你，我都怕。可是，这件事情使我非常生气，所以……我非來告訴你不可……我气的是人。我以后不想再見你了。也許……也許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勇敢舉動。从現在起，我就想在制片厂里老老實實地干我那份無聊的差使，修籬修籬我的花园，讓別人由着性子自相殘杀去吧。去他媽的吧！”

我赶快很客气地弄走了他。美国，1950年的美国！噢，不！噢，是的！也許我們誰都还没有睜开眼睛呢！我們該怎么办呢，到底該怎么办呢？对啊，一个对人不再尊重的艺术家必然会变成一个生意人！就是这么回事。一个有才能的人就想去發揮他的才能！一个飢餓的人就想吃！可是艾迪并不欠缺什么啊！實在不欠缺什么啊！接着，我脑海里开始浮現出一片令人作嘔的、夢魘似的、好萊塢式的奇景。我竭力想抹掉它。因为我不願意在內心里看到这个新兴的非美合众国，在那里，一个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搖身一变而判若兩人。在那里，你必須接受西席·地密爾的神聖漂亮的信條，承認

僱用者和被僱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利益雖不一致但相同等等。我在內心里看到一群制片廠負責人、藝術家、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委員、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心理分析學家、美國軍團團員以及制片廠法律顧問等簇擁着艾迪上了一輛汽車。狄米萃克這個加利福尼亞工藝學院的優等畢業生，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對任何事情都要求有科學的解釋，……好一個現實主義者！我內心里又聽到了制片廠會議上的一場談話：“艾迪，如果制片人有工作，也就有你的工作，他們發財，也讓你發財。要不呢？我說，科學地來試驗一下如何？那你就去挨餓，或者去當卡車司機，你徒有滿腔熱情，那又他媽的怎麼樣呢？結果還不是落個一場空。所以，你是想得對！收起你那滿腔熱情吧。好好藏起來，免得吃苦頭。艾迪，你只管工作，只管吃飯！你還要追求什麼呢……要別人贊揚你？贊揚！你看看羅斯福！他得到的是什麼樣的贊揚！等他死后，人家在他墳上撒尿。艾迪，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你要傷害人，人家也就同樣有權利來傷害你，只要你公開干的那一套在外面很吃得開，那你就別胡思亂想，瞎打主意。對國家來說，這也很重要，因為這樣就可以讓人看到，我們是會寬恕一個人在沒有成熟以前，由於年輕無知所干出的輕舉妄動的。難道你不認為我們這些人都希望有一個更好、更平等和更講道理的国家嗎？我們現在就是要建設這樣一個国家。但是我們一定要採用成熟的方式來進行工作，免得自討苦吃。艾迪，你也知道，我們這些人，大多數都是自由主義者，甚至是民主主義者。甚至當一個共產黨員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為信基督教的共產黨員，早在耶穌降生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我們反對的是那些外國派來的共產黨特務。就是那麼回事。那種人你簡直不能跟他們講道理。思想控制！誰要控制誰的思想？也許有一天我們這裡會出現共產主義。不過，如果要有好的話，也得由我和你這種人來搞，而不能靠那幫強盜和成天談歪理的假學者，那批傢伙連今天是什麼時代都沒有搞清楚。艾迪，我們需要你。你是個大才子。像你這樣的人，我們已經搞到多少了！這你也清楚。我們這裡的人，大致都一定能有機會拍部把影片。你這下該喜出望外了吧。艾迪，你這樣會成為一个大人物——在事業和国家極端需要他的時候挺身而出的人物。我的天哪，艾迪，我們正在把整個国家連同它的全體人民和榮譽都交托給你，就因為我們要挽救那幾個已經發了狂的空想家，如果他們不那么瘋狂的話，我們也會像對待你那樣對待他們了。我們如果不是非常、非常需要的話，我們甚至連你也不會找。艾迪，我們是火燒眉毛，非想點辦法不可了——我們非得……”

我一直想要知道為什麼那八個人都判一年，而另外兩個罪名相同的人卻只判六個月？噢，現在我明白了——這可不是什麼令人高興的事情！這裡有